

反恐怖主义 之战和美国的 世界新秩序

文 / 陈鲁直

2001年9月11日纽约、华盛顿惨遭恐怖袭击，面对这百年未遇的人祸，大选中勉强上台的布什没有乱了方寸，迅速为反击恐怖主义作军事和外交准备，而10月7日向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发动军事行动后，也没有重蹈苏联侵略阿富汗的覆辙，陷入另一个越南，不过两个月就摧垮了塔利班，促使一个临时行政当局建立。尽管本·拉登尚未擒获，反恐怖主义之战已取得成果。

恐怖分子的道义武器是反美仇美，企图引起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对抗。可是，这种形势没有出现，美国却结成了前所未有的反恐联合，变被动为主动，利用反恐之战推行它的全球战略。

9.11恐怖事件恰如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一样，美国力图使之成为历史进程的转折点。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投入二次世界大战，为击败德、日法西斯、形成战后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创造了条件。布什说，9.11事件导致“21世纪的第一次战争”，为美国提供了“令人感兴趣的良机”。什么“良机”？这就是作为冷战时期的西方盟主、随着苏联的解体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现在可以进一步向欧亚大陆的霸主迈进了。

当过卡特政府国务卿的美国政论家布热津斯基1997年在其所著“大棋局”一书中说：“20世纪最后十年世界经历了地壳变化。历史上第一次一个非欧亚的大国不但成为欧亚大国关系的关键主宰，而且成为世界至高无上的大国。苏联的失败垮台是使西半球大国美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确实是世界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的最后一步。欧亚大陆具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不但因为它西边的欧洲拥有大量世界政治经济力量，而且因为它东边的亚洲地区近来也成为经济成长和政治影响力上升的重要中心。因此，与全球关联着的美国如何对付复杂的欧亚大国关系，特别是要不要防止一个敌对的欧亚主导大国的出现，乃是美国能否实施全球霸权的中心问题。”

十年来，美国打了三次地区战争：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巴尔干战争和目前的阿富汗战争。这三次战争的中心目标实际上就是实现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战略：控制广大的欧亚大陆，从而控制欧亚大陆的油气资源，为独霸全球奠定基础。这就是美国要建立的世界新秩序，或者叫“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布什上台时，地位软弱，人们对他有无建立独霸全球的世界新秩序的眼光和能力，是有怀疑的。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他的国内政策过于狭隘，国际政策很不统一。但是，在反恐怖主义之战中他的政策措施逐步明朗了。

一、摆脱传统力量组合的制约，力争保持美国的行动自由。

海湾战争美国还必须在联合国大国关系的范围内行动，战争的结



12月17日，
美重开驻阿富汗
使馆（新华社/
路透）



美国总统布什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影响两国关系的
《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资料）

果并不尽如它意，因而直到今天美国仍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打完的战争，处心积虑寻求机会把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搞掉。巴尔干之战动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基本上把联合国撇在一边，但欧洲的盟国仍然掣肘，几经反复才拔除了南斯拉夫的米罗舍维奇政权。这次阿富汗之战，美国一开始就说是它的“自卫战”，不要联合国同意，只要联合国支持，不通过北约，只要北约成员配合。

二、 缔结灵活的联合，实现当前的战略目标。

从乌拉尔山脉到中国西部边陲，阿富汗的战略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要利用反恐之战把它最后纳入自己的战略格局之中。反恐需要建立超越传统的盟国关系的联合力量，首先是美俄和美中关系要作调整。美、俄、中在反恐问题上基本联合起来，是战争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是，这只是为了到达眼前的目标。曾在克林顿政府工作过的戈登·阿丹斯撰文说，反恐联合并不是解决一切国际问题的联合，潜在的紧张和威胁并没有消失，相反地，有让它们化脓的危险。因此，《华盛顿邮报》露骨地叫嚷：“要在这个新世界有效地行动，必须缔结不同种类的联合，反恐之战的最大危险不是布什搞单边主义，而是美国在必要的时候不敢打破现有的联合。”总之，一切视是否有利于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而定。美国国防部长拉莫斯菲尔德的话是：“必须有多种灵活的联合，是任务决定联合，不是联合决定任务。”

三、 沿用维持和平行动的方式，稳住动乱国家的局势。

20世纪最后十年不少所谓“丧失国家能力的国家”（FAILED STATES）靠联合国或其它国际组织的维持和平行动维持内部稳定。东帝汶、柬埔寨、波斯尼亚，还有科索沃都是如此。这可以成为一种通例。阿富汗的维持和平行动已在筹组，需要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因为在阿富汗有效的合法政权出现之前，国际管理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英国右翼历史学家约翰逊公然主张“用殖民主义解决恐怖主义”。与之相呼应，美国舆论也宣扬国际维和实际上是当年国际联盟国际托管的翻版，就是说要使这些国家沦为托管领土——变相的殖民地。《华盛顿邮报》的言论版主编博特甚至认为“开明的外国管理是阿富汗这类国家所急需的”。布什政府口头上说不介入阿富汗的“建国”行动，让阿富汗人自己做主，实际上要在联合国的名义下对阿富汗进行民政管理和人道救济，但不容干扰美国的军事行动，从而便于实现它的战略目标。

布什政府的这些做法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一般把苏联解体作为冷战结束的标志，其实那不过是冷战结束的开始，消除冷战遗留问题得有一个过程。上述三次战争的对象在冷战后期原都是美国支持的：伊拉克



反恐怖主义之战和美国的 世界新秩序

的萨达姆在同伊朗作战时得到美国支持，南斯拉夫的米罗舍维奇在倾向于经济改革时得到美国支持，阿富汗的塔利班和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则是在阿反苏入侵战争中由美国扶植起来的。原因是当时美国的主要对手还是苏联。苏联消失后这些地区爆发的冲突基本上都是美苏争夺遗留下的问题。美国按照自己的战略要求插手干预，把原来得到它支持的变成它打击的对象，这并不奇怪，因为原来的苏联也已变为俄国，美俄关系及其连带的问题自须相应调整。最明显的就是反恐怖主义之战：美俄已经连起手来。当然美俄矛盾不会消除，但冷战时期的那种矛盾性质已经改变，布什竭力要把美苏关系转移到一个新基础上去。他要欧洲服从美国需要，并企图迫使中国不加阻挠，手法自须翻新，这样，他的全球战略的实现就有了保障。

因此，美国的军事行动一开始，频繁的外交活动就与之并行，而且军事行动越接近尾声，外交活动越加紧。布什要为下一步棋的走法做好准备。12月初国务卿鲍威尔出访俄国、中亚与欧洲国家，就是为此。美国的外交重点显然是俄国，它先得把俄国笼络住。

中亚是前苏联好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所在地，属俄国势力范围，阿富汗则是旧俄与苏联同西方长期争夺的地盘。在反恐联合中，普京政府为美国提供了外交和情报支持，让美机飞越领空，并且认可美在过去苏联的中亚共和国设军事基地。这些异乎寻常的举措，为的是解决俄美关系中某些棘手问题，保持俄美的战略平衡，以维系俄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同时争取对欧洲问题的更大发言权，避免在国际事务中被进一步边缘化，以便俄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贸易。

俄美主要是在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和俄国与北约的关系上存在分歧，美国要趁反恐之战的联合加以有利于自己的解决。美国认为反导条约已过时，企图把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作为它的全球霸权的军事基础。对于北约，布什政府则要在反恐的新形势下重新确定其地位和作用。而俄国的军方强烈反对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同时继续仇视北约。普京着眼于上述考虑，在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寻求与美国妥协，而在北约问题上则设法挤进去占一席之地。为此，他借库尔斯克号潜艇事件惩处了一些海军将领，以约制军方，同时要布什为他留一些余地，并在车臣问题上少做文章，在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支持俄进入。

12月13日布什正式宣布美国退出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实际上是双方商定了的。据报道，普京和布什事先还看了彼此的声明稿，具体步骤大体在10月份俄美首脑华盛顿与得州会谈时已有默契。所以，在布什宣布退出时，普京仅表示不感到突然，说美国做了错误决定，但不会对俄构成威胁，并要继续同美商谈新的战略框架。在洲际导弹上准备同美各削减至1500—2200枚，保持与美战略平衡地位。至于俄与北约的关系，在12月初的北约外长会议上双方已同意把原来北约与俄国19+1的常设理事会改为20个成员（即北约19个成员与俄国合在一起）的常设行动理事会。俄不是北约成员，但与北约有了更加密切的关系。由于恐怖袭击，在美国推动下，应付“新的安全威胁”已成为北约军事任务的组成部分。普京想促使北约转化为政治组织，显难得逞。新的安排让俄国在应付“新的安全威胁”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但在北约扩大和军事行动上仍不容俄有否决权。

布什重视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经济上一枝独秀的中国已于2001年12月11日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中国已经更加紧密地同全球经济结合在一起，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也随之上升。这是美国在推行其全球战略时必须重视中国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但在美、俄、中关系上，美国显然有意要中国面对美俄商定的既成事实。布什宣布推出反导条约后与普京分别打电话给江泽民主席，江主席表明了中国的立场。美可能很快同中国举行高层战略会谈。

反恐怖主义之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不像俄美关系那么明显，这是因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台湾问题与反恐无直接联系。但是，中国的反恐立场是鲜明的。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就国际关系而言，在反恐之战中，如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应用，如日本国会通过与历史问题有关的立法，准许日本在反恐战争中远离日本海岸向美国提供后勤支持，都是值得认真注意的。它们可能为今后的形势发展注入新的因素。

三个月的反恐行动，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大国矛盾没有加剧，而是大大缓和了。这表明了一个重要现象，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因素已被经济因素所取代，现代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正在摧毁一切落后的社会结构和落后的观念习俗。反恐怖主义之战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反对愚昧落后的战斗，关系着人类的发展前途。在这一点上大国不能不保持一致。问题是美国在利用这一广泛的一致来追求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但从根本上来看，结局系于谁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清除恐怖主义的根源。美国自以为没有给恐怖袭击吓倒，成为反恐的盟主，是因为它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技术、军事优势，是现代市场经济全球化的龙头。《金融时报》已告诫布什莫过分自信。

反美仇美的恐怖分子，单靠反动落后的观念和手段，决不能损害美国的这种优势。倒是美国的经济衰退可能对它造成威胁。布什已承认美国结束了十年的繁荣，从2001年3月进入衰退。9.11事件更是雪上加霜。这次衰退的根据不是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而是失业率的上升：2001年9月为4.9%，10月上升到5.4%，而过去12个月的工业

12月13日，布什宣布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新华社／美联）





一名巴勒斯坦青年遭到数名以色列士兵的盘问（新华/路透）

生产的下降幅度为6%，先前的衰退期仅为4.6%。这都是所谓“新经济”的泡沫造成的。经济界有人认为衰退反映了美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将影响全球经济。

但是，布什不以为然，预言经济会很快复苏。他借反恐战争不仅促使世界贸易组织启动了新一轮全球贸易谈判，而且争取国会同意授予他“快轨”贸易谈判之权，即不经国会同意签订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以便通过扩大贸易复苏经济。美联储做了今年第11次的减息，力图刺激经济。客观来看，美国衰退尚不至于达到危机的地步。但是，它的霸权的实现同它在全球追逐资本利润的实现是相矛盾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贫富悬殊的拉大，是美国霸权的严重障碍。

就美国对中亚的战略而言，中东局势从2000年9月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进程中断，巴勒斯坦发动第二次“摆脱占领”（INTIFADA）运动以来，冲突一直未断，对美国牵制很大，因为本·拉登恐怖行动主要来由就是美国支持以色列。正当反恐之战在阿富汗对塔利班步步进逼之时，耶路撒冷发生巴勒斯坦人自杀爆炸的恐怖行动，使巴以双方冲突又陡然加剧。尽管各方都呼吁恢复和平进程，而和平进程实际上变为战争进程。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理事会所说，可悲的是，双方除回到戴维营妥协方案外别无出路，它们没有一方真能赢得和平或战争，因此，陷入互相仇视、连年冲突的危险正在增长。

12月13日以色列已宣布断绝与阿拉法特的关系，诉诸武力报复。美国虽仍承认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的领袖，仍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但要阿拉法特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清除巴的恐怖主义派系。换言之，以美都在压阿拉法特。欧盟也认为如果恐怖行动制止不了，阿拉法特的权威就成问题。以色列前内阁部长贝林责怪沙龙政府犯了错误，没有利用现有的反恐国际联合压阿拉法特。鲍威尔在柏林记者招待会上曾谈到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下一个目标，他说打击任何目标都要有充分的证据，不会贸然行事。这里自然主要是指伊拉克。但是，如果以巴冲突升级或同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联系起来，形势就要出现转折了。

50余年的以巴冲突，再次考验着美国树立全球霸权、建立所谓世界新秩序的野心。布什政府12月14日又使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安理会保护巴勒斯坦平民议案的通过，执意偏袒以色列。美国在阿富汗反恐怖主义之战的成果，有可能由于布什的狂妄自信而丧失。